

北魏高树生及妻韩期姬墓志考*

王连龙(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副教授)

北魏高树生及妻韩期姬墓志,2005年出土于洛阳偃师府店镇,后由洛阳师范学院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收藏。高树生及妻韩期姬系北齐政权实际建立者高欢之父母,墓志所载史实对于研究北朝渤海高氏世系、族属、祖茔及《魏书》高氏史传的真实性等相关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高树生墓志 长81、宽77厘米,志文31行,满行45字,共922字(图一)。录文如下:

魏故使持节侍中太师假黄钺录尚书事都督冀相沧瀛殷定六州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冀州刺史勃海高王墓志铭

祖讳湖,燕散骑常侍、征虏将军、燕郡太守,归国为凉州镇将,河东侯。」

祖亲辽东慕容氏,父度,燕司徒公,乐良(浪)王。」

父讳谧,使持节、侍中、骠骑大将军、太尉公,都督青、徐、齐、济、兖五州诸军事、青州刺史,谧曰武贞。」

母陈留郡君河南叔孙氏,父崇,给事中。」

长息欢,使持节、侍中、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勃海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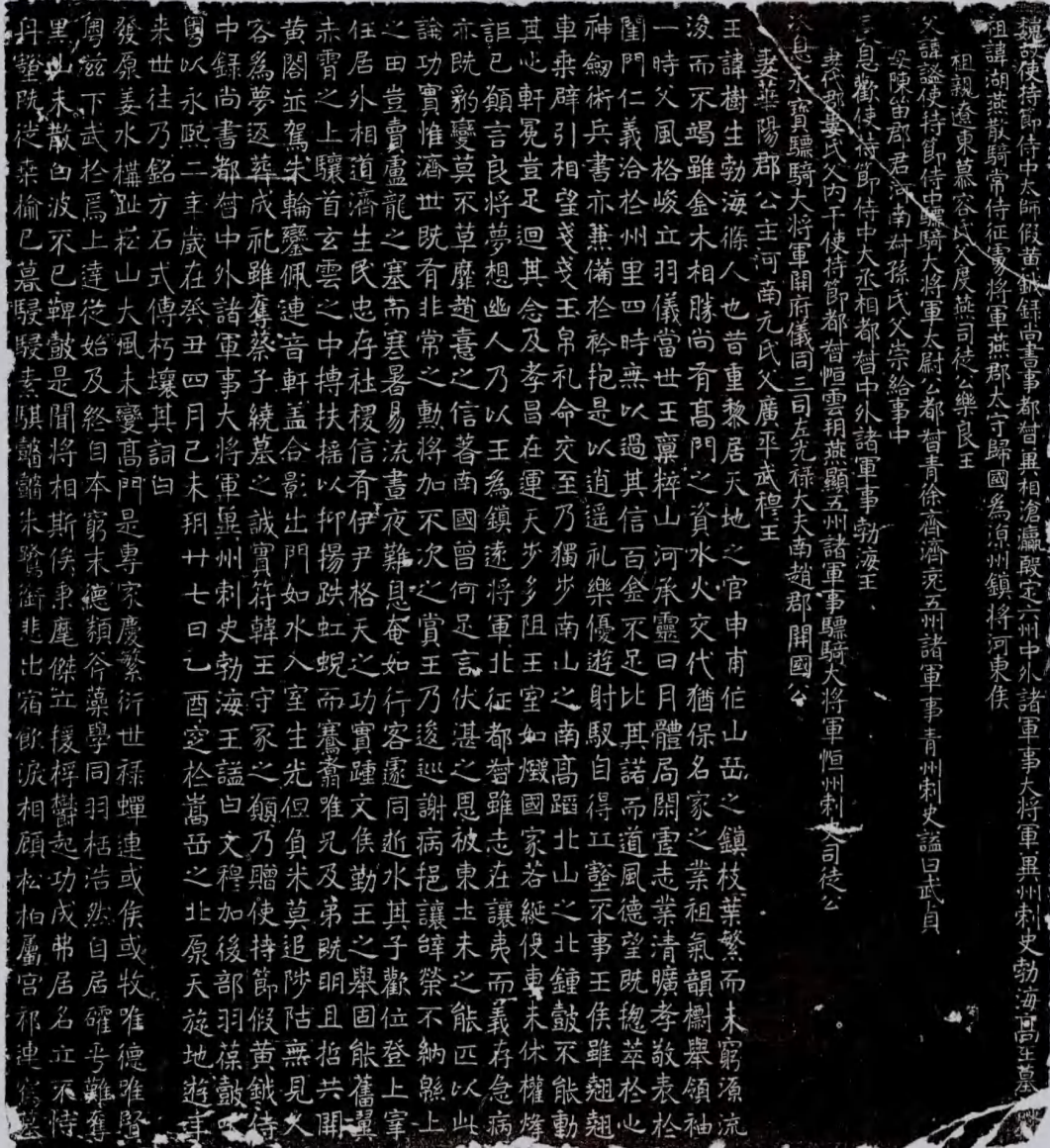
妻代郡娄氏,父内干,使持节、都督恒、云、朔、燕、显五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恒州刺史,司徒公。」

次息永宝,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南赵郡开国公。」

妻华阳郡公主河南元氏,父广平武穆王。」

王讳树生,勃海脩人也。昔重黎居天地之官,申甫作山岳之镇。枝叶繁而未穷,源流浚而不竭。虽金木相胜,尚有高门之资;水火交代,犹保名家之业。祖气韵标举,领袖一时。父风格峻立,羽仪当世。王禀粹山河,承灵日月。体局闲虚,志业清旷。孝敬表于闾门,仁义洽于州里。四时无以过其信,百金不足比其诺。而道风德望,既惚萃于心神;剑术兵书,亦兼备于衿抱。是以逍遥礼乐,优游射驭。自得丘壑,不事王侯。虽翘翘车乘,辟引相望。戈戔玉帛,礼命交至。乃独步南山之南,高蹈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见北朝墓志集释(批准号:09YJC770022)”阶段性成果之一。



图一 高树生墓志拓片(约 1/5)

北山之北。钟鼓不能动」其心，轩冕岂足迴其念。及孝昌在运，天步多阻。王室如組，国家若綫。役车未休，叔烽」詎已。愿言良将，梦想幽人。乃以王为镇远将军，北征都督。虽志在让(攘)夷，而义存急病。」亦既豹变莫不草靡，赵意之信著；南国曾何足言，伏湛之恩被。东土未之能匹，以此」论功，实惟济世。既有非常之勋，将加不次之赏。王乃逡巡谢病，挹让辞荣。不纳绵上」

之田，岂卖卢龙之塞。而寒暑易流，昼夜难息。奄如行客，遽同逝水。其子欢，位登上宰，」任居外相。道济生民，忠存社稷。信有伊尹格天之功，实踵文侯勤王之举。固能旧翼」赤霄之上，骧首玄云之中。搏扶摇以抑扬，跌虹蜺而蘭翥。唯兄及弟，既明且哲。共开」黄泓，并驾朱轮。奎佩连音，轩盖合影。出门如水，入室生光。但负米莫追，陟阡」无见。久」客为梦，返葬成礼。虽夺蔡

子绕墓之诚,实符韩王守冢之愿。乃赠使持节、假黄钺、侍中、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冀州刺史、勃海王,谥曰文穆,加后部羽葆鼓吹。」粤以永熙二年岁在癸丑四月己未朔廿七日乙酉窆于嵩岳之北原。天旋地游,年来世往。乃铭方石,式传朽壤。其词曰:」

发原姜水,构趾崧山。大风未变,高门是专。家庆繁衍,世禄蝉连(联)。或侯或牧,唯德唯贤。」粤兹下武,于为上达。从始及终,自本穷末。德类斧藻,学同羽括。浩然自居,确乎难夺。」黑山未散,白波不已。鞞鼓是闻,将相斯俟。乘麾杰立,援桴郁起。功成弗居,名立不恃。」舟壑既徙,桑榆已暮。骎骎素骥,辰辰朱鹭。衔悲出宿,饮泪相顾。松柏属宫,祁连写墓。

韩期姬墓志 长70、宽73厘米,志文26行,满行44字,共651字(图二)。录文如下:

魏故使持节侍中太师假黄钺录尚书事都督冀州沧瀛殷定六州中外诸军事冀州刺史勃海高王妻韩太妃铭

夫人期姬,昌黎昌黎人。昔三晋棋跣,六合瓜分。并地非一同,而爵」穷十等。及秦并天下,降为百姓。古无分民,遂家于此。远叶散而弥」芳,长澜(澜)注而不竭。家风鼎盛,世济日隆。祖清规素履,见重真俗。父」通才远识,有誉邦家。夫人受氤氲之粹气,属蝉联之余祉。女功(红)女」业,事实生知;妇德妇礼,无假传习;质华苕舜,操厉冰霜;孝友自天,」柔和以性;立行成范,出言可则。于是声标列壺,望重庶姬。太师以」华宗右地,人物仪表。势同秦晋,义等潘杨。乃言归夫氏,作嫔华室。」婉嫕帷房,密勿妇道。唯言与行,事无可择。至于衣裳制裁,边豆程」品,皆曲尽其妙。人不间然,方谓无亲有征,小年唯永。使百辟停鑣,」展岁庆于私室;万鍾坐积,受日养于家人。而损益冥昧,报施多爽。」夫人清明表性,温慎为基。四德备举,六行靡失。信当世之师氏,一」代之女宗。用能克

诞世秀,光辅王室。底义区夏,大庇生民。故已苞」并卫霍,控蹶伊吕,使阶陞为稷契,归元首于尧舜。而霜草不留,风」树成感。终忧莫愈,追远增怆。緬寻卫人,卜墓之义。遂等齐侯,反葬」之礼。以永熙二年四月己未朔廿七日乙酉迁窆于成周之东南,」嵩岳之北原。地唯高敞,道实三州。前瞻峻极,岩岩之观。却临洛川,」洋洋之美。卜云已吉,考斯秘丘。暑往寒来,人世忽远。荣哀既毕,陇」隧将芜。惧山虜川毁,余芳不嗣。式镌幽壤,梗概一隅。铭曰:」

不(丕)显重世,遐哉克祀。骈组若若,六轡耳耳。家邺载兴,岂唯良子。亦」有淑媛,应兹世祉。令问载杨,徽音无竟。因心信厚,率由孝敬。桂馥」松贞,霜严冰净。乃如之人,寔邦之令。有行安在,言归哲人。朋友成」好,兄弟为亲。镜鉴图史,铭座书绅。举案唯肃,奉饷如宾。方期永锡,」应兹上寿。如何不惠,忽同过牖。宛宛二龙,骈骈四牡。一辞都邑,长」归原阜。冥冥玄室,茫茫夜台。竽笙莫抚,金翠长埋。游童且戏,松柏」方摧。千秋万祀,空见生哀。

以志文观之,《高树生墓志》重在叙事,史料性较强,可补史、证史。与之不同,《韩期姬墓志》以记言为主,通篇溢美之辞,涉及史事不多,大体与韩氏生平简略相符。本文主要立论于前者,辅之以后者为证。

《高树生墓志》开篇即罗列高氏世系,上溯祖高湖,下延至高欢、高琛二子,并附职官及妻家情况。目前学界关于北朝渤海高氏世系之研究,依据的史料主要为《魏书》卷三二《高湖传》、《北史》卷六《齐本纪·神武帝纪》及其他高氏史传。但对于以上史料所载高氏世系的真实性,则古今多有异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六八《北史合魏齐周隋书四》“高允与神武为近属”条言“欢贵,执魏权,以允之名德无所迫崇,恐有亡佚”^[1],始对高氏世系存疑。与王说相类,周一良提出:“魏收《魏书》修于齐世,故涂附高氏祖先世系。”^[2]后缪钺总结诸说,主张“盖高湖、高谧乃渤海高氏,入仕魏朝,高谧或本无子嗣,

魏故使持節侍中太師假黃鉞錄尚書都督冀州瀛州六州中外諸軍事冀州刺史渤海高妻韓期姬墓誌
夫人期姬昌黎昌黎人昔三晉慕時六合分並地非一同而爵
窮十等及秦并天下降為百姓古無分民遂家於此遠葉散而殊
芳長瀟注而不竭家風鼎盛世濟曰隆祖清規素履見重真俗
通才遠識有譽邦家夫人受氤氳之粹氣屬蟬聯之餘祉女功
業事實生知婦德婦禮無假傳習華若舜操厲冰霜孝友自天
柔和以性立行成範出言可則於是嚴櫛列壺望重庶姬太師以
華宗右地人物儀表勢同秦晉義等潘楊乃言歸夫氏佐嬪華室
婉孌惟房密勿婦道唯言與行無可擇至於衣裘製裁邊豆程
品皆曲盡其妙人不知然方謂無親有徵小羊唯永使百辟停鑣
展歲慶於私室方鍾聖積受曰養於家人而損益冥昧報施多爽
夫人清明表性溫慎為基四德備舉六行靡共信當世之師氏一
代之女宗用能剋誕世秀光輔王室又區夏大庇生民故已苞
并衛霍控躡伊呂使階陛為稷輶歸元首於堯舜而霜草不留風
樹成感終憂莫愈追遠增愴緬尋衛人卜墓之義遂等齊侯反葬
之禮以永熙二年四月己未朔十七日乙酉選定於成周之東南
嵩岳之北原地唯高敞道實三州前瞻峻極巖巖之觀却臨洛川
洋洋之美卜云己吉考斯秘丘暑往寒來人世忽速榮哀既畢隴
隧將蕪懼山墮川毀餘芳不嗣式鑄幽壤梗槩一隅銘白
不顯重世遐哉祀駢組若六戀耳家歎載興豈唯良子亦
有淑媛應茲世社令問載揚徽音無競因心信厚率由孝敬桂
松貞霜嚴冰淨乃如之人寔邦之令有行安在言歸哲人勿友
好兄弟為親鏡鑒高史銘座書紳舉案唯肅奉饁如賓方期永
應茲上壽如何不惠忽同過慵宛宛二龍駢駢四牡一辟都邑
歸原阜冥冥玄室芒芒夜臺等筭莫撫金翠長埋遊童且戲松柏
方摧千秋萬祀空見生哀

图二 韩期姬墓志拓片(约 1/5)

高欢乃塞上鲜卑或汉人久居塞上而鲜卑化者，既贵之后，伪造世系，冒认高谧为祖，谓其父树生为谧之长子，以附于渤海高氏之氏族^④。李培栋于此虽有驳论^⑤，但缪说终不失为学界的主流观点。今按，《高树生墓志》刊刻于永熙二年（533年），时《魏书》尚未成书，墓志所载史实对于探讨高氏世系多有助益。

兹将墓志所载高氏成员逐一考述。

高湖，《魏书》卷三二有传。其少历显职，为散骑常侍。登国十年（395年），因劝阻慕容垂攻伐北魏，免官。及慕容宝立，起为征虏将军、燕郡太守。天兴二年（399年），湖见燕衰乱，率户

三千归附北魏。后“太祖赐爵东阿侯，加右将军，总代东诸部。世祖时，除宁西将军、凉州镇都大将，镇姑臧，甚有惠政。年七十，卒。赠镇西将军、秦州刺史，谥曰敬”。史志相校，墓志失载右将军、宁西将军及赠镇西将军、秦州刺史之授。此外，《魏书》所记“东阿侯”之爵，当据墓志作“河东侯”。湖妻慕容氏，史志无载。慕容度，见《资治通鉴》卷九九《晋纪二十一》“穆帝永和十年”条。时慕容儁称帝建都蓟城，加封诸慕容氏宗族为王，以宁北将军慕容度为乐浪王。

高谧，附见高湖本传。“有文武才度。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中散，专典秘

阁。……以坟典残缺,奏请广访群书,大加缮写,由是代京图籍,莫不审正。……拜兰台御史”。值得注意到是,《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载高谧位至侍御史之后,曾“坐法徙居怀朔镇”。此事墓志及本传失载,当为避讳之故。其妻叔孙氏及妻父叔孙崇,未见于史籍,不可详考。另较之本传,墓志所列诸官职,皆为高谧卒后所赠。

高欢及妻娄氏事迹,详见《北齐书》本传,不赘。娄氏父内干见《北齐书》卷一五《娄昭传》:“父内干,有武力,未仕而卒。昭贵,魏朝赠司徒。齐受禅,追封太原王。”据此,墓志所载内干诸官职皆为赠官。墓志刊刻时,高氏尚未称帝,故未载追封太原王之事。

墓志所谓“次息永宝”,即高琛,“永宝”为其字。志文称字不称名,较为少见。墓志载高琛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南赵郡开国公,较之《北齐书》高琛本传,职官除授情况大略相同。《魏书》高湖本传载高琛“天平中”获封诸职,有误。因墓志刊刻于永熙二年(533年),志文中所载诸职获封年代当早于此年,而其后高琛宦绩则未见墓志著录。据《北齐书》卷四八《外戚·赵猛传》所载,猛“姊为文穆皇帝继室,生赵郡王琛”,记述了高琛乃高欢同父异母之弟。琛妻父广平武穆王,即广平王元怀,事迹见《魏书》本传,然文阙殊甚,唯卷八《世宗纪》、卷九《肃宗纪》有零散记载。1925年河南洛阳张羊村出土《元怀墓志》载高怀“春秋卅,熙平二年三月廿六日丁亥薨。追崇使持节、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领太尉公、侍中,王如故。显以殊礼,备物九锡,谥曰武穆”⁹,与本志合。如此,元、高联姻与高欢拥立元怀第三子元修为帝不无关系。另与本志相关,广平王元怀之妹长乐公主元瑛亦下嫁高琨之子高猛¹⁰,此于探讨高欢与高肇及其他高氏关系多有意义。

志主高树生事迹,墓志记载较详,多与史籍合。

关于高树生籍贯,墓志载为“渤海脩人”。脩,史籍中作“蓑”或“脩”¹¹。《魏书》卷一〇六上

《地理志》载渤海郡属冀州,下辖四县,脩县即其一,地在今河北景县一带。需要说明的是,北朝高氏籍贯于碑志中存在多种写法。以高欢一系为例:本志之“脩”字,还见于高润¹²、高广¹³、高百年¹⁴、高肱¹⁵、高僧护¹⁶墓志。同时,“脩人”亦可写作“蓑人”。如高涪¹⁷、高涣¹⁸及高建¹⁹墓志即云“渤海蓑人”,《周书》卷三七《裴文举传附高宾传》亦谓“宾,渤海蓑人也”。可见,“脩”、“蓑”、“修”使用多不统一。

关于高树生生平,墓志与史籍记载相一致,均先概述其性通达,重节义,交结英雄,不事家业等,对于其父高谧“坐法徙居怀朔镇”及树生自幼生活困苦等窘事只字不提。至高树生进入仕途,墓志谓“为镇远将军、北征都督”,“逡巡谢病,挹让辞荣”。此亦见于《魏书》卷三二《高湖传附高树生传》:“蠕蠕侵掠,高祖诏怀朔镇将阳平王颀率众讨之,颀假树生镇远将军、都督,先驱有功。树生尚气侠,意在浮沉自适,不愿职位,辞不受赏,论者高之。”内容相同,措辞相类,可谓史志互证。然而对比史籍所见高树生宦绩,墓志亦有不载者。《高湖传附高树生传》载:“孝昌初,北州大乱,……以树生有威略,授以大都督,令率劲勇,镇捍旧蕃。二年卒,时年五十五。”高树生除大都督之事,《册府元龟》卷一一九《选将》、卷八四八《任侠》、卷八九五《达命》、卷九二八《好尚》载同。但此等荣耀之事,墓志却不言一字。

查考孝昌年间战事,本传所谓“北州大乱”当指河北起义。时六镇起义失败后,六镇兵民被移往河北就食。孝昌元年(525年)八月,杜洛周率“六镇降户”起义,义军接连攻下幽州、定州及瀛洲。武泰元年(528年)初,葛荣杀杜洛周,继续领导义军。揆之高树生本传文句,似其曾以大都督之职镇压义军。但据《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所载:“孝昌元年,柔玄镇人杜洛周反于上谷,神武乃与同志从之。丑其行事,私与尉景、段荣、蔡俊图之,不果而逃,为其骑所追。……遂奔葛荣,又亡归尔朱荣于秀容。”可知,高欢于孝昌年间一直追随义军南征北战,最后投奔尔朱荣。如此,就史籍记载而言,高树

生曾率领北魏官军参与镇压包括高欢在内的义军,并在孝昌二年(526年)亡于战乱。换言之,高树生、高欢父子在孝昌年间一直处于交战状态。

在此种情况下,墓志不载高树生为大都督事,存在两种可能:其一,高树生、高欢父子交战,且高树生卒于镇压义军之乱,为墓志所隐晦;其二,史籍记载有误,高树生大都督事为撰史者溢美之词。比较而言,当以第二种可能更为接近历史真实。上文已言,高谧“坐法徙居怀朔镇”,以罪犯谪配充当“边戍之兵”,身份低下,而据高湖本传所载,高树生恰好生于高谧卒年。由此推知,高树生不仅身为罪隶之子,且年幼丧父,后以边卒身份参加了阳平王颎抗击蠕蠕之战。高树生以此种身份和履历,即便有所战功,升迁至北州大都督的可能性亦微乎其微。另据《北齐书》高欢本传载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家贫,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马”等也与高树生大都督的身份不符。如此可确定,《魏书》卷三二《高湖传附高树生传》所载高树生除北州大都督事为撰史者溢美高氏之语,并非历史真实。

众所周知,北齐天保二年(551年),魏收奉诏撰魏史,历时四年而成。但《魏书》书成之后,为时人所诟,号为“秽史”^[19]。恶名之来,要在魏收颇用爱憎为褒贬,所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上天,按之当使人地!”更为世人所不齿。且时值高洋称帝,《魏书》凡事涉高氏,魏收必曲为回护,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三“《魏书》多曲笔”条于此多有力证。今以本志不载高树生为大都督事来看,魏收撰《魏书》不仅曲笔,且多有夸张及溢美之词。然而《魏书》之溢美不可尽归罪于魏收。上文提到本志称高琛之字“永宝”,不称名“琛”,亦为谄媚。按,《魏书》卷一三《孝静皇后高氏传》载,孝静帝后高氏为高欢之第二女,文宣之妹,“后降于尚书左仆射杨遵彦”。“遵彦”,即杨愔之字,此种书字不书名的情形与本志称高琛相一致。赵翼曾谓“史家书名不书字,今独书其字,尤见其谄愔而不敢书名也。然则收之书趋附避讳,是非不公,真

所谓秽史也”^[17]。由此可知,这样媚俗之事在魏收前已出现。

综而观之,《魏书》高氏史传多与《高树生墓志》相印证,虽有润色及溢美,仍不失为信史。《魏书》所载高湖→高谧→高树生→高欢的高氏世系,可成定论。

高树生妻韩期姬事迹,史籍记载不多,唯《北齐书》卷一《神武帝纪》谓“及神武生而皇妣韩氏殂,养于同产姊婿镇狱队尉景家”。据载,高欢卒于东魏武定五年(547年),享年五十二岁,是其当生于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换言之,太和二十年即韩期姬之卒年。那么,较之高树生卒年(526年),夫妇前后亡卒则相距三十年之久。

通观两方志文,高树生夫妇系永熙二年迁葬洛阳,迁葬时地问题亦有可观。

关于高氏夫妇具体迁葬地,以《韩期姬墓志》记载最详:“成周之东南,嵩岳之北原。”即今洛阳偃师府店镇一带。据目前所见高氏碑志记载,高氏墓地大体可分为德州卫河、大同东郊、洛阳北郊及大同西郊四个地区,分别代表不同时期高氏卒葬地。德州卫河地区出现高氏墓葬较为集中,如乾隆年间此地先后发现《高贞碑》及《高湛墓志》,光绪年间又有《高庆碑》出土。其中,《高湛墓志》有“迁葬于故乡”^[18]语,证明德州卫河为渤海高氏祖茔所在。大同地区所见高氏墓葬主要指高琨墓^[19]。高琨即高肇之兄。据《魏书》卷八三下《外戚·高肇传》载:“父兄封赠虽久,竟不改瘞。三年,乃诏令迁葬。肇不自临赴,唯遣其兄子猛改服诣代,迁葬于乡。”文中所言“迁葬于乡”,当指高肇本欲将高琨迁葬至故乡渤海脩县,即高氏祖茔所在的德州卫河地区。但此事未成,原因不可确知。北魏迁都洛阳后,迁洛的高氏子弟卒后即葬河南。如高琨之子高猛正光四年(523年)卒于洛阳,同年葬于“邙山之阳”^[20];高广于孝昌二年(526年)“窆于洛阳之北原”^[21]。及东魏从洛阳迁都邺城,高氏即在邺西选造陵区。今考古发掘证明,古邺城西北为北齐皇陵和高氏茔地所在,其范围是在漳河以西,西岗东坡以东,滏阳河以南,讲武

城漳河紫陌桥以北的地域之内^[2]。这其中包括高欢的义平陵、高澄的竣成陵、高洋武宁陵及其他高氏陵寝。

根据上文所考证高谧负罪戍边及高树生生平,高树生夫妇应当卒于怀朔地区,并就地权葬,遂有永熙二年(533年)迁窆洛阳东之事。志文“久客为梦,返葬成礼”之语,亦可为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与高猛、高广葬于邙山北魏皇陵不同,高树生夫妇迁葬于嵩山北原。笔者以为,这种葬地差异与当时政治形势有关。纵观永熙年间:普泰二年(532年)三月,高欢于韩陵之战击溃尔朱家族势力,继而废杀元恭、元朗,立元修为帝。随着尔朱兆兵败自杀,高欢攻下晋阳,并将之建设成为霸业的政治、军事中心。在如此背景下,高欢将高树生夫妇迁葬至洛阳,却没有使其以功勋身份陪葬邙山北魏皇陵。原因在于,这一期间高欢与元修的矛盾日益激化。不甘心作傀儡的元修先后拉拢贺拔岳、宇文泰等对抗高欢,并计划在永熙三年五月袭击晋阳,后为高欢所察觉,兵败投奔宇文泰。高欢又立元善见为帝,并迁都邺城,是为东魏。显然,在高欢建立霸权的一系列行动中,迁葬父母是一项重要内容。且《韩期姬墓志》有“地唯高敞,道实三州。前瞻峻极,岩岩之观。却临洛川,麴麴之美。卜云已吉,考斯秘丘”之文,证明迁葬嵩山北原乃深思熟虑之举。换言之,高欢将高树生夫妇葬于洛阳东,而不入葬邙山北魏皇陵,实际上代表着高欢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企图。当然,在东魏迁都邺城后,高欢为何不将高树生夫妇迁葬邺西,还值得深入研究。

[1]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第57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2] 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晋南北朝史论

集》,第187~188页,中华书局,1963年。

- [3] 缪钺《东魏北齐政治上的汉人与鲜卑之冲突》,《读史存稿》,第78~94页,三联书店,1963年。
- [4] 李培栋《高欢族属家世辨疑》,《邺城暨北朝史研究》,第236~24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 [5]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9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
- [6] 黄吉军、黄吉博《北魏高猛及夫人元瑛墓志浅释》,《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 [7] 《魏书》卷一〇六上《地理志》校勘记,第2509~2510页,中华书局,2006年。
- [8] 同[5],第471页。
- [9] 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三册,第575页,图版二五一,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
- [10] 同[9],第669页,图版三一三。
- [11] 同[9],第673页,图版三一四。
- [12] 同[9],第674页,图版三一五。
- [13] 同[9],第667页,图版三三一。
- [14] 王连龙《新见北齐<高涣墓志>考略》,《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5期。
- [15] 同[9],第664页,图版三〇九。
- [16] 《北史》卷五六《魏收传》,第2032页,中华书局,1974年。
- [17]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264页,中华书局,1984年。
- [18] 同[9],第644页,图版二九三。
- [19] 王银田《元淑墓志考释——附北魏高琨墓志小考》,《文物》1989年第8期。
- [20] 同[6]。
- [21]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藏碑志精粹》,第70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 [22] 马忠理《磁县北朝墓群——东魏北齐陵墓域考》,《邺城暨北朝史研究》,第5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

(责任编辑:王霞)